

荷帝國主義者鐵蹄下的爪哇

志 農

由東印度公司1602年到現在，東印度政府鐵蹄下五千萬的爪哇人，他們所過的生活，恐怕是十二萬萬被壓迫階級中最可憐的吧！若使曾到過爪哇的人，承認他們的生活，是人類中真正的生活，那麼現在的社會至少開倒車到石器時代了！

自荷帝國主義者光顧他們島上後，他們曾為充實東印度公司的錢袋，而呻吟於關丁章 Contingent 的律令，無絲毫酬報地，呈貢了他們血汗換來的農產物；曾為挽回東印度公司的厄運而被剝削於強制收買法 Verplichte Leverontien，迫以低廉價格售了他們的生產品；曾為補救東印度政府的窮困，而被榨取於強制裁培法 Cultun Stelsel，無代價地做了一年五分之一（約六十六天）日的勞働；曾為獎勵東印度政府賣力的走狗（稅吏等）而被鞭笞於

C. H. J. Procenten; 曾爲……。概刮一句，爪哇人由沒於舊日封建制度之貴族淫威下，轉入新的壓迫的時期，即所謂：

‘牠不過將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鬥爭形態，去替換那舊的，古的而已’。

那苛刻的，殘暴的，凶狠的律令，就是統治階級壓迫被統治階級得意的文章的武器罷了。

後來，他們又應了：

‘資產者團底價格低廉的商品，是粉碎一切萬里長城及征服野蠻人底對於外國人的頑固的憎惡心的重炮。資產者團因他底一切生產工具底急激的改良，及無限地容易化的交通把一切國民——連極野蠻的——也牽入文明隊裏了’。

‘資產者團強迫一切的國民，輸入文明這個東西，而變成資產者，一言以蔽之，資產者團，做着自身的形象，創出一個世界’變成今日土地的集中，交通的利便，工業的發達的爪哇。換一句說，所謂荷帝國主義者太平洋的錢庫——爪哇——已由封建時代，推到工業時代了。

他們爲土地被大地主的集中不得不離了山野集中於工廠裏，礦山裏，城市裏，做一個工銀勞動者。（註1）那工廠邊堆滿着面有菜色，精神萎靡，成千整萬的他們，呈露了他們的天真已在機器欄裏消失了，他們的膏脂已化作商品流落于資本家錢桶裏去了，即他們剩餘的氣力，不久也必經煤炭的鍛煉而化作血煙上昇于氣筒之上了。城市裏的流落者，晚間倒臥於大土庫（Toko）的門前，日中過

了半乞丐的生活。即倖不失業，男的做旅館的‘存渥’——馬來話男僕——女的做‘巴蒲’——女僕——，或且過布爾喬亞所最下賤的皮肉生涯了。

(註1) 東印度爪哇人的官吏，最高的叫做勒痕 Regent。一個勒痕要用六千盾 Roepia (荷幣每盾合中國國幣八角多) 買來。每個勒痕上任時，即從事收回六千盾的代價而勾結荷蘭的大地主強買爪哇人的土地。大概勒痕每畝以二十五盾強買再以高價轉售荷人。不管爪哇人願不願，放火把一座村落燒掉，變成平地。因此爪哇人不得不離開山野，而入城市。

我們並不是益彰荷帝國主義者的罪惡，雖然在布爾喬亞專政下的爪哇，不能直接得到關於工資，勞働者數量，等等的統計；但可由他們的走狗在報功時間接得着一些很有價值的材料。

那代表荷帝國主義者榨取東印度人民膏脂的前爪哇銀行 Java che Bank 行長克利遜氏，當他凱旋回荷，在公開演講中，已盡情暴露了。他先在他主人面前敘述他在東印度怎樣的努力和盡職，最後大呼着：

荷領東印度，在經濟上的確幫助荷國不少，但荷人能夠由東印度運回了許多利益都是荷人自己，披荆斬棘盡力開闢而來的。(?)統計每年由東印度農園運回的利益，總在二萬五千萬盾。政府徵收25%稅金，可得六千二百萬盾。這六千二百萬盾，是政府歲費的唯一補助。若使沒有這一宗收入，政府的財政，必然支絀異常’

僅僅農園一項的利益，東印度人每年已負了二萬五千萬盾，其

他還沒在內。阿彌陀佛，東印度人民真要感謝荷帝國主義者的披荆和斬棘。

尚有的就是東印度政府，自謂爲東印度人民造福。爪哇布爾喬亞兀請求分肥不得，月利五分，國有的公典局。

據東印度政府御用的安尼打通訊社的報告，公典局的收入如下

‘一九二六年荷屬各埠的公典營業狀況，成績很佳。（僅僅很佳呀！記着）

計截止至一九二六年度。公典局的數目共三百九十八所，分配於

爪哇島(Java)及馬都拉(madoera)島，	358所
外	島 41所

較一九二五年增加一所。對於收入的統計比一九二五年多 21 111,140件。計

爪哇及馬都拉兩島押的物件共	49,366,809件
外	島押的物件共 1,607,925件
總	共 51,034,734件

貸出金額共100,660,000盾。利息計

爪哇及馬都拉	23,886,000盾
外	島 1,088,000盾
總	共 24,974,000盾

比一九二五增加一千一百萬盾之則。關於純利，除一切開銷外

共有一千三百盾，新建公典局之不動產不計入，政府擬於明年(1927)再添七所，分配於馬都拉二所，把努里一所，梭羅道屬三所，墨地文道屬一所。

由他們御用機關，口述出來的清單，應該是靠得住的。

此外尚有稱為東方猶太人的我們中國人，專在爪哇放高利貸為生，也是榨取爪哇人的血汗之一。(這樣暴露他們，恐怕是罪過吧)他們是利上加利的複生產。譬如每月借他們三十盾的母金，每天母息要還一盾三角，一直還了一月。當他們向甲收回一盾三角時，同時即貸於乙，又生利息了。因此我們的東方猶太人，這樣的在爪哇行甘莽(爪哇人的村落)走巴薩(爪哇人的小市場)還沒二三年便成一個富翁了。

在數重——本地的布爾喬亞化，荷帝國主義者，專放高利貸的中國人——剝削和榨取之下的爪哇普羅列塔利亞特必然的因為‘社會的生產與布爾喬亞的領有矛盾，變形於普羅列塔利亞特與布爾喬亞化的對立，而顯露於世界’而‘社會底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時，與現存的生產關係或與不過法律的表現的所有關係——生產力是從此關係之發展過來的——發生矛盾。生產關係由生產力底發展形態，一變而為生產力底桎梏；而社會革命時代以生。’

不錯現在矛盾的普羅列塔利亞特要革命，他們唯一的出路，也只有革命，但爪哇是不是需要社會革命呢？

爪哇是荷帝國主義者殖民地，論理應該全爪哇的人，沒有階級的分野，共同起來，向宗主國收回統治權，建立一個利益共沾(???)

的國家，學中國國民革命似的(??)民族革命；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呀！階級那麼尖銳化的爪哇，現在已走上與我們想像相矛盾的普羅列塔利亞特革命時期了。的確這不是爪哇僅有的，是全東方被壓迫民族普遍的現象呀！

爲什麼我們這樣的決定他們是普羅列塔利亞特革命呢？因爲事實是這樣嘛！看吧！

若使他們不是普羅列塔利亞特革命，那麼他們應走那一條路呢？把梭羅 Solo 王宮裏的 Amongkoerak X世的土王或日惹 Djockja 水晶宮裏的 Y世 Sultan Amongkoe Bowono 由荷人嚴重監督下拉出來，成立一個君主國或君主立憲國呢？還是爪哇新興的布爾喬亞派，舊日貴族變成的大地主所需要的布爾喬亞派革命，建立他們的德謨克拉西爪哇共和國呢？

誰也知道那梭羅王國，日惹王國的土王，已成了東印度政府的豪狗，他倆不但不想對荷人變臉恢復以前馬達拉 Mataram 王國的領土，反怕荷人統治爪哇的壽命不長；因爲爪哇的政治一日不變，他們可安穩地向東印度政府領了一大批費用，很愜意的左擁右抱那後宮三千的佳麗。名義上又說是派荷人來服伺他，多麼舒服呀！出來冒險幹什麼革命，能夠成功嗎？不能便犧牲了他們名存實亡的王號；僥倖成功，他們能穩保爪哇人尚擁護他們復辟嗎？這樣算盤核了一下，自然不出來掙扎了。爪哇因此永久地也沒有君主或君主立憲的革命的出現。

那麼是新興的布爾喬亞派革命嗎？

爪哇的新興布爾喬亞階級，在工業上具有雄大資本的大廠主，簡直是滄海中一粟。唯一的就由封建貴族變成今日的大地主。他們的利益，不僅和普羅列塔利亞特衝突，即對小布爾喬亞階級亦是不合。他們固然也需要他們的革命，但當他們向後轉見到睚眦的普羅列塔利亞特時，寧放下革命念頭，去和荷帝國主義者妥協或不爭氣地投降，聯合起來，反向本國的被壓迫階級——小布爾喬亞階級，普羅列塔利亞特——進攻。他們在心中唯一不得了的希望是和平的向荷帝國主義者分一些利益，要他們出來領導爪哇民衆，被壓迫的民衆去革荷人的命，簡直與虎謀皮。就退一萬步，承認他們可以出來拚命，但他們的實力有限，信望不足號召，革命的路無論如何，都走不通的。

那麼是爪哇小布爾喬亞階級起來領導普羅列塔利亞特的革命嗎？哼，這僅僅是爪哇小布爾喬亞階級的幻想。他們的怕死，他們的妥協，他們的賣身，已在這一次大暴動——爪哇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暴動——裏表顯無餘了。他們唯一的工作是吊膀。故在暴動後跑到荷帝國主義者懷裏撒嬌着：

‘親愛的，他——爪哇共產黨——在那裏搗亂你們的錢庫了，你看我多麼守秩序呀！多麼乖呀！你若是不顧到我的利益，那麼我就要和他們軋拼頭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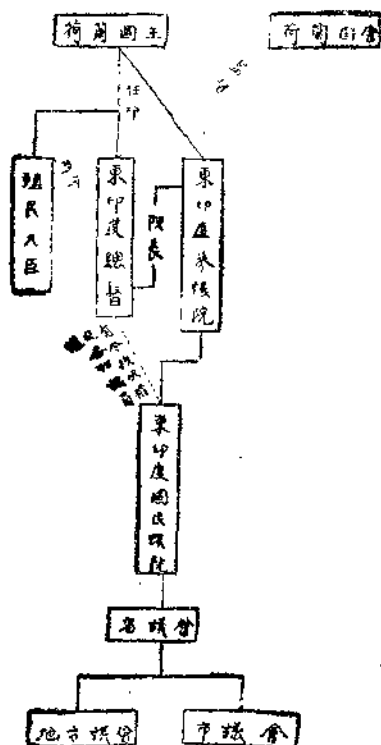
‘好乖乖，給你國民議院的五名議員增加額。

這樣僅畫餅充饑的應許，爪哇的小布爾喬亞階級也願賣身了！

自然我們這樣地批評他們還不十分的嚴厲，再看他們在東印

度國民議院中的活動吧。

東印度布爾喬亞氾黨藏身的窟子有二，一個是荷帝國主義者御用的東印度參議院，另有一個是東印度總督御用的東印度國民議院，牠們的關係如下



參議院的院長由荷王任命東印度總督兼任，院長有令議員複職的特權，議員亦有由荷王任命。

國民議院的重要議案，須經參議院的議決方為有效。議員共六十名，其分配如下：

三萬多的荷人應30席（內中15名由總督委任）

六千萬多的東印度人應25席（內中五名由總督委任）

三百萬多東方僑民應5席（內中二名由總督委任）

國民議院是荷殖民大臣 Ple. yte提出經荷國會通過，於1916十二月六日公佈，1918成立。

國民議院是荷帝國主義者委託東印度布爾喬亞氾黨為報告統治東印度剝削的成績，並觀察政治趨勢貢獻壓迫的方針，而設立的。起初並沒有將東印度人的利益放在眼睛裏，故此僅僅是一個容

詢的機關。等到因為照他們的模型改造了東印度的緣故，客觀地迫他們不得不退步，遂咬牙切齒地變諮詢為立法機關。

究竟荷帝國主義者，是一個聆音察理，鑑貌辨色的妖物，他們統治弱小民族，非如英吉利的張伯倫，專以強硬、暴恣、殘忍為能事，是取懷柔和懾民的手段，故在一九二六爪哇共產黨大暴動後，他們為緩和革命怒潮計，自行退步。但他們的退步是採以退為進的方式，願將國民議院中議員人類的分配調劑。（增加東度人五名，減少荷人五名）爪哇的布爾喬亞，有此求之不得的欽賜寶物自然欲載謝恩再拜而受。在Dr. Soetomo 指揮下的小布爾喬亞呢，亦放棄不合作主張，而賣身于東印度政府，於是荷帝國主義者拉攏，挑撥分散爪哇革命的戰線的政策成功了。

所謂五名名額的增加，亦僅是荷布爾喬亞中較聰明的一派的口惠。他們陣裏的保守派呢，仍是挺着大肚子掛着厚深的眼鏡，坐着 Amsterdam 交椅上，垂下臉皮，看那比螞蟻還小的爪哇人的暴動。心裏以為‘這不過是野蠻民族偶然的變性復發，想搞亂我的錢庫的騷動，那裏是什麼革命’。故此還是張著統治階級的面孔，在他們機關報上不絕的攻擊東印度政府退步的可恥，爪哇歐人僑生黨，更從而擴大這可恥的宣傳，海陸軍人亦主張‘只造十架的坦克砲車，應付綽綽有餘’使東印度政府不得不轉個灣兒說：‘這是政府方面的提案，要求國民議院公決’

公決！那樣議員分配的議院還公決什麼！但是假身的 Soetomo，還在東爪哇各地不絕地開公民大會去擁護東印度政府使

案。派 Dr. Ratuongi 在外島響應。看吧，這樣的投降是多麼卑劣的行動！

哼，卑劣吧！Soetomo 一派絲毫不覺着，還說‘我們是很激烈的革命呢’！他們的激烈革命是什麼？只輕描淡寫東印度政府施行極足破碎人民之種族思想之剷除國籍的教育，和思想上的反抗而已！

（註2）

（註2） 爪哇小布爾喬亞派 Dr Soetomo 派，在他們自稱風靡全爪之增加議員名額運動中，最得意的是 Dr. Ratulongi 在 Amehon 島的演說云“在本席尚未正式演說之先，本席先請聽衆原諒本席之用荷語演說。本席爲荷印人民之一份子，論理自應能說荷印間最普通之方言——馬來由語——但我却不曾說，此事研究起來，非荷印人民之過失，乃教育之罪過。……荷印人民所受之教育乃剷除國籍的教育，質言之，此種教育極足破碎人民之種族思想。……‘本席既愿被選爲國民議院議員’當然非不合作。……但余之合作之意義，並非因此而能獲得東西兩方之調和與聯絡。余之接受國民議院議席並非因此而能得荷印兩國人民之和平，但余相信土人如果安穩地坐此議席，土人即從此而能參預政治，遠勝全無此席位。……據本席之觀察，在此兩種民族尙存歧視時期內，不易獲得兩互間之融和，與實現彼此之合作，因此荷印人民應集中政策，集中經濟以一致合作之精神與統治階級抵抗。此種抵抗當以激烈中之激烈行之，……但本席請聽衆對此‘激烈抵抗’四字不要誤解，本席

所謂抵抗 乃思想上之抵抗，非利器之抵抗，……”

總而言之，爪哇的小布爾喬亞已在這次投降中，失了指導者的地位，給普羅列塔利亞排斥於革命團體之外了。

在這嚴重時期中，普羅列塔利亞特黨的行動呢？他們已負上了建設未來東印度民族真正的德謨克拉西的責任了。東印度的普羅列塔利亞，也非常信任他們能引導他們到自由之鄉，快樂之宮了。（註3）他們目前雖受貴族的苛待，小布爾喬亞的騙賣（註4）東印度政府的電斃（註5），他們已立了很鞏固的基礎。在他們領導下之爪哇，農民和工人，不只懂着他們自己革命的理論，而且對各國政治的更變，也非常明瞭，尤其對我們中國的革命的批評更為透澈（註6）。他們雖然暴動失敗，受東印度政府假仁假義的放逐，仍在失敗之後更猛烈地前進，視放逐電斃為他們的家常便飯。他們敢在放逐中歌唱着他們的福音——國際歌——多麼勇敢呀！

（註3） 據東印政府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二日公佈巴東大暴動之役的狀況‘這次黨人的暴動，內部的組織是非常嚴密，分為二部。一為西巴達一為哈兒沙馬。部之下為區，區之下為支部。支部長負籌款，發售刊物及訓練黨員之責，其工作皆井井有條。支部長非常努力於工作，且忠直過人，對於款目一毫不苟。經濟收入，大概每支部每月售紅券可得三百盾左右。西巴達則皆疎財仗義，每至一鄉，鄉民皆路迎之，爭聞其政見，與解決痛苦之方法 其為人信仰也如此。……平定後派土官下鄉計收紅券二萬餘張。土人多不愿繳出，自行焚燬……’

(註4) 第二次 Bondoeng 暴動被捕之黨員，皆用電秘斃之

(註5) 暴動前，Soetomo 一派本與爪哇共產黨合作，後反去報告東印度政府，故失敗。

(註6) 當我在泗水 Soerabaya 時，很常和爪哇的普羅列塔利亞們談話。他們常常說及中國大政變後的政治。我問他為什麼分析得如此明瞭？他們只笑着說：‘現在恐怕我們革命的成功。在你們前吧’

‘同志們，預備好我們的武器，暴動呀！流血呀！’這是他們首領沙林氏在巴東大暴動，擊斃西蒙中將，中流彈時最後的呼聲。

不錯，現在全爪哇，不，全東印度，的普羅列塔利亞，已實踐着偉大沙林的的遺囑，準備好了武器了。當他們呼喊時，那建築在廢墟之上的東印度政府必然地應了：

‘所以現在一切的支配和榨取的階級，方纔是一個贅瘤，不，而且是社發展的障礙物’

的預言而至‘於是無論牠有無直接的權力，支配階級，總歸要被廢除了。

5. 1. 1928. M. H. Library, Nanking.

——餘我的爪哇——